

醒世姻缘传

中国古典文学菁华便携文库



醒世姻缘传

西周生 著

第一回

(京)新登字 140 号

醒世姻缘传

西周生 著
筱月 校点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博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7.625 字数 859,000 插页 4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ISBN 7-5039-1372-X/I·572

定价:27.00 元

出版说明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文学著作，更汇聚了先民在五千年历史里对美的向往追求和智慧创造。沧桑经纬，才思机杼，织成一幅蕤蕤涌翠、缤纷竞妍的长卷。这是令全世界倾倒的遗产宝藏。但是，春秋相序，人代冥远，我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评量尺度，都与古人有着很大差异；再加上种种因素影响，绝大多数的旧选注本，已显然不能适应今天的时代。有的朋友喜爱收藏，固然是一种雅致；可说到底书还是用来读的。基于此，我们再次组织部分专家学者，重新以今天的审美理想和标准，在庞杂的文学古籍中采吉撷华，选编了这一套文库丛书。同时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参斟古今语言习惯，加以精心整理，尽力匡补旧误，并选择了这样一种便于现代人随时阅读的版本装帧。

这只是我们在民族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一点尝试努力。谨以此奉献给支持、关心、爱护我们的广大读者朋友。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1
第 二 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鹵莽行医	10
第 三 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18
第 四 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26
第 五 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35
第 六 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43
第 七 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52
第 八 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鹄突休妻	60
第 九 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嫗报怨狠投词	71
第 十 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芭苴	80
第 十 一 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89
第 十 二 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98
第 十 三 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09
第 十 四 回	团园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18
第 十 五 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26
第 十 六 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134
第 十 七 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蹶货吏褫职还乡	143
第 十 八 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152
第 十 九 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鸭儿勇割双头	160
第 二 十 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墓除凶	169
第 二 十 一 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180
第 二 十 二 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愚匾旌贤	188
第 二 十 三 回	绣江县无儆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199
第 二 十 四 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207
第 二 十 五 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214
第 二 十 六 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222
第 二 十 七 回	祸患无突如其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229
第 二 十 八 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238
第 二 十 九 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246
第 三 十 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255
第 三 十 一 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264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巢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272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粧	程学究棍中遗便	281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290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299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308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317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326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335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345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	355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364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373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381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391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400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409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418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怡弄孙	426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薄瞎话欺人	435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443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451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459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殄凶人	468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饕餮食店	童奶奶怂恿庖人	477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486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恶报	494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网游营	502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510
第六十回	相姘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519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528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536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545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553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562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狼心赔酒又挨椎	571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580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590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598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605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614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622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631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捏念活经	640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钱行	649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659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痴老婆撒急上吊	667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挨打	676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685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693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702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711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720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729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738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746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叔奶奶争风吃醋	754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763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772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781
第九十一回	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790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799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808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816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挨六百沉椎	825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834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843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852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861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870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公子豪华性， 风流浪学狂。
律身无矩度， 泽口少文章。
选妓黄金贱， 呼朋绿蚁忙。
招摇盘酒肆， 叱咤闯围场。
冶服貂为饰， 军装豹作裳。
调词无雪白， 评旦有雌黄。
恃壮能欺老， 依强惯侮良。
放利兼渔色， 身家指日亡。

圣王之世，和气熏蒸，生出一种麒麟仁兽——雄者为麒，雌者为麟。那麒麟行路的时候，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没有生虫的所在，方才践了行走，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一物、一虫之性。

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人为万物之灵，禀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万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不特成己、成人，还要陶成万物，务使大乔蠢动，物物得所，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那还成个大人？

所以天地间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恶，恨他吃人；恶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穴墙穿屋，盗物窃粮，咬坏人的衣服书籍；再是蚊虫能嗜肤败物。这几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也要活活敲死，却也没甚罪过。若除此这几种恶物，其余飞禽走兽、鳞介昆虫，无害于人，何故定要把他残害？人看他是异类，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狗结草、马垂缰、龟献宝的故事，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此心自应不忍。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由那保禽兽，渐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杀羊不已，渐至杀牛；杀牛不已，渐至杀人；杀人不已，渐至如晋

献公、唐明皇、唐肃宗杀到亲生的儿子。不然，君子因甚却远庖厨？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不闻于耳，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所以人家子弟，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孩心，习久性成，大来自不戕忍，寿命可以延长，福禄可以永久。

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每遇两考，大约不出前第。只是儒素之家，不过舌耕饷口，家道也不甚丰腴。将三十岁生子晁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渐渐到了十六七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真是：

何郎傅粉三分白， 荀令留髭五日香。

只是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若肯把他陶熔训诲，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无奈其母固是溺爱；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不住的丫头送茶，小厮递果，未晚迎接回家。如此蹉跎，也还喜得晁源伶俐，那“上大人，丘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来，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不能供晁源挥洒，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几分。

晁秀才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贡出门。那时去国初不远，秀才出贡，作兴旗匾之类，比如今所得的多；往京师使费，比如今所用的少，因此，手头也渐从容。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

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自己随即上京廷试。那时礼部大堂缺官，左侍郎署印。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见了晁秀才，叙了些间阔，慰安了几句，说道：“你虽然不中，如今年纪不甚大，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你如今不要廷试，坐了监，科他一遍科举，中了更好；即不中，考选有司，也定然不在人下。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可以照管着你。”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一一依从。

第二年，进了北场。揭了晓，不得中，寻思道：“老师望我中举，举既不得中，若不趁他在京，急急考就了官，万一待他去了，没了靠山，考一个州县佐贰，读书一场，叫人老爷，磕头参见，这也就苦死人了。”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侍郎也深以为然。

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侍郎预先嘱托了，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出的题目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又有座师的先容，发落出来，高高取中一名知县。

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侍郎也甚有光彩。晁秀才又思量道：“我虽是考中了知县，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何不趁老师在京，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又待何时？”随即挖了年，上了卯。

怎当他造化来到，冢宰缺员，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次年四月大选，晁秀才也不用人情，也不烦央浼，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单单与晁秀才掣着。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轻轻得了！报到家中，亲戚朋友那个肯信？说：“这个华亭县，自古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那有岁贡得的？”报喜人嚷街坊、打门扇，要三百两，闹成一片。不两日，见了邸报，却道真真不差，将报子挂了红，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方才宁帖。

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大家舔他粪门。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与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戥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那放债的说道：“晁爷新选了官，只怕一时银不凑手，……”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二百。”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三百，只管取用。利钱任凭赐下；如使的日子不多，连利钱也不敢领。”又有亲眷朋友中，不要利钱，你三十，我五十，络绎而来。

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买绫罗，制器皿。真是“钱可通神”，不上一月之内，把个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国做了驸马的一般。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带了四个新家人——祝世、高升、曲进才、董重，携了一千两银子，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

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

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况且又是极大的县，见部堂，接乡宦，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所以不甚着急。应酬少有次序，晁书领了四个家人，携了一千两银子，刚刚到京。有了人伺候，又有银子使用，买尺头，打银带，叫裁缝，镶茶盏，叫香匠作香，刻图书，钉幞头革带，做朝祭服，色色完备。对月领了文凭，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算计自己、夫人、大舍乘坐；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俱做了绒绢帟幔。买了执事，刻了封条，顺便回家到任。

家主不在家，家中尚且万分气势，今正经贵人到了，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接风送行，及至任中，官囊百凡顺意，这都不为烦言碎语。

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关在那县衙里边，如何消遣？倒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为人倜傥不羁，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纵是贫儒寒士，他愈加折节谦恭；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村气射人的，就是王侯贵戚，他也只是外面怕他，心内却没半分诚敬。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你道他眼里那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卷之万金，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另雇了一只民座船，雇了一班鼓手，同了计氏回家。

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滋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洽淡的模样：一把椅朝北坐下，一双眼看了鼻尖，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自先起身，往外一拱。众人看了这个光景，稍瓜打驴，不免去了半截。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越发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起来。那个计氏，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却是旧家子弟；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却也不甚矮小；虽然相貌不甚轩昂，却也不

甚寝陋；颜色不甚莹白，却也不甚枯黯；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却也不是半朝鸾驾。那一时，别人看了计氏倒也是寻常，晁大舍看那计氏即是天香国色，计氏恃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嫌憎计氏鄙琐，说道：“这等一个贫相，怎当起这等大家？”又嫌老计父子村贫，说道：“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

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动起还要发威作势，开口就骂，起手即打。骂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打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也便不像往时遇杖则受，或使手格，或竟奔避。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计氏赶将来采打，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攘两步；渐渐至于两相对骂，两相对打；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

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动不动就抹颈，轻则不许进房，再不然，不许上床去睡。这几件，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再好另娶名门艳女。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若说到念经发送，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家中只得一间卧房，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不许入房，不许同睡，这也就难为他了。他如今到处书房，书房中匡床罗帐，藤簟纱衾；无非暖阁，暖阁内红炉地炕，锦被牙床。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投充来清唱龙阳，不离门内。不要说你闭门不纳，那计氏就大开了门，地下洒了盐汁，门上挂了竹枝，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所以计氏也只待张天师抄了手——没法可使了。

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似一日，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收了一个丫头，过了两日，嫌不好，弃掉了；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又嫌他不会奉承，又渐渐厌绝了。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火热。

这个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众，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所以晁大舍万分宠爱，托人与忘八说情，愿不惜重价，要聘娶珍哥为妾。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不久死了，即册珍哥为正。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只是忘八作势说道：“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今才教成，还未赚得几百两银子回来，若去了正旦，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倒不如全班与了晁大舍，凭晁大爷赏赐罢了。”又着人往来说合，媒人打夹帐，家

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做了八百银子，将珍哥娶到家内。

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计氏不肯降心，珍哥不肯逊让，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如此家反宅乱，也甚不成人家。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另收拾了一处房子，做衣裳，打首饰，拨家人，买婢妾，不日之间，色色齐备，将珍哥居于其内。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渐渐至于缺米少柴，反到珍哥手内讨缺，计氏也只好哑子吃了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一日，正是十一月初六日冬至的日子，却好下起雪来。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铺设齐整，请那一班富豪赏雪。渐渐众客齐集拢来，上了座，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这日不曾扮戏。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帐郎君。

席间上了一道儿鲊，因此大家说道：“今冬雉兔甚多，狼虫遍野，甚不是丰年之兆。”你一言，我一语，说道：“各家都有马匹，又都有鹰犬，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顽耍一日？”内中有一个文明说：“要打围，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野兽甚多；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晁大舍遂满口应承。讨出一本历日，拣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约定：“大家俱要装扮得齐整些，像个模样。”“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还得一副三牲祭旗。”晁大舍道：“这都不打紧，我自预备。”约期定了。

吃至次日五更天气，雪渐下得小了，也有往家去的，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晁大舍吃了一夜酒，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

晁大舍也不曾梳洗，吃了两碗酸辣汤，略坐了一会。掌上灯来，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又与珍哥上床睡了。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到庄上住脚，须得预先料理。珍哥问了详细，遂说道：“打围日，我也要去走一遭，散散我的闷气。”晁大舍说：“你一个女人家，怎好搭在男人队里？且大家骑马，你坐了轿，如何跟得上？”珍哥说：“这伙人，我那一个写不出他的行乐图来？十个人，我倒有十一个是我相处过的，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若说骑马，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我哩！每次人家出殡，我不去装扮了马上驰骋？不是‘昭君出塞’，就是‘孟日红破贼’。如今当真打围，脱不了也是这个光景，有甚异样不成？”晁大舍说道：“你说

的有理。得你去，越发觉得有兴趣些。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洒线披风寻出来，再取出一匹银红素绦做里，叫陈裁来做了，那日马上好穿。”珍哥笑道：“我的不在行的哥儿，穿着厂衣去打围，装老儿灯哩！还问他班里要了我的金勒子、雉鸡翎、蟒挂肩子来，我要戎装了去。”晁大舍枕头上叫道：“妙！妙！妙！咱因甚往他班里去借？淹茅燎菜的，脏死人罢了！咱自己做齐整的，脱不了也还有这几日工夫哩。”枕头边两个彼此掠掇将起来。

晁大舍次早起身，便日日料理打围的事务，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齐整，不肯与他们一样。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红丝可脚的鞦鞋。定制了一根金黄绒辮鞦带，买了一把不长不短的镏银顺刀。选了一匹青色骗马，使人预先调习。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四个雄壮丫头、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天蓝布夹坐马，油绿布夹挂肩，闷青布皮里鞦鞋，鞦带腰刀，左盛右插。又另拣了一个茁壮婆娘，戎装齐整，要在珍哥马后背标为号。晁大舍自己的行头并家人庄客的衣服一一打点齐备。又预先问镇守刘游击借下三十匹马，二十四名马上细乐。除自己家里的鹰犬，仍向刘游击借了四只猎犬，三连鹰叉。差人往庄上杀了两三口猪，磨了三四面，准备十五日打围食用。

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时前后，那十余家富户陆续都到了教场——也都尽力打扮，终须不甚在行。末后晁大舍方到。从家中摆了队伍，先是一伙女骑摆对前行，临后珍哥戎装跨马，后边标旗紧随，标后又有一二十匹女将护后，方是晁大舍兵队起行。步法整齐，行列不乱，分明是草茆儿戏，倒像细柳规模；众人见了，无不喝彩。

下了马，与珍哥同向众人相见。众人虽俱是珍哥的旧日相知，只因从良以后，便也不好十分斗牙拌齿，说了几句正经话，吃了几杯壮行酒。

晁大舍恐众人混了他的精骑，令各自分为队伍，放炮起身。不一时到了雍山前面，踏定围场。只见：

马如龙跃，人似熊强。虎翼旗列为前导，荡漾随风；豹尾幡竖作中坚，飘扬夺目。驺鹰继犬，人疑灌口二郎神；箭羽弓蛇，众诧桃园三义将。家丁庄客，那管老的、少的、长的、矮的、肥胖的、瘦怯的，尽出来胁肩谄笑，争前簇拥大官人；仆妇养娘，无论黑的、白的、俊的、丑

的、小脚的、歪辣的，都插入争妍取怜，向上逢迎小阿妈。大官人穿一件鸦翎青袄，浅五色暗绣飞鱼；小阿妈着一领猩血红袍，细百衲明挑坐蟒。大官人骑追风绿耳，手持一根浑铁棒，雄赳赳抖擞神威；小阿妈跨耀日骄骢，腰悬两扇夹皮牌，怒狠狠施为把势。谁知侠女兴戎，比不得萧使君逡巡阡陌，那滕六神那敢涌起彤云？况当凶星临阵，还不数汉桓侯遏水断桥，若新垣平再中景日。封狼暴虎，逐鹿熏狐，鹰犬者欢声动地；品箫炙管，击鼓鸣金，振旅者歌韵喧天。正是人生适意贵当时，纵使乐极生悲那足计！

随惊起了许多獐狍麋鹿、雉兔獾狼，大家放狗撒鹰，拈弓搭箭，擒的擒，捉的捉，也拿获了许多。

谁知这雍山洞内，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先时寻常变化，四外迷人。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托名叫作仙姑，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不过时常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嫗，往往有人撞见。

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正打围场经过，见了这许多人马、猎犬苍鹰，怎敢还不回避？谁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广大，又道是既已变了人像，那鹰犬还如何认得？况又他处心不善——久有迷恋晁大舍的心肠，只因晁大舍庄上佛阁内供养一本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却有无数诸神护卫，所以不敢进他家去。今见晁大舍是个好色的邪徒，带领了妓妾打围，不分男女，“若不在此处入手，更待何时？”随变了一个绝美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之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走不上两三步，回头顾盼。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肚里想道：“这雍山前面我都是认识的人家，那里来这个美女？看他没人跟随，定然不是大家宅眷；一身重孝，必定是寡妇新丧。真是奇货可居！弄得到家，好与珍哥称为二美，左英右皇，这也是风流一世！”

正在忖度模拟。谁想这样皮囊幻相，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谁知那苍鹰猎犬的慧目把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猎犬奔向前来，苍鹰飞腾罩定。狐精慌了手脚，还了本形。鹰犬四面旋绕，无隙可藏，随钻在晁大舍马肚下躲避，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那知晁大舍从来心性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不惟不肯救拔，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拈上羽箭，右手上扯，左手下推，照着马下狐精所在，对镫一箭射去，只听的“嗒”的一声，那狐精四脚登空，从旁一只黄狗向

前咬住，眼见的千年妖畜，可怜一旦无常。从狗口里夺将下来，杂在猎获的禽兽队内。收军敛马，同回庄上吃饭。

凯旋回到城内，还都到了晁家宅上。珍哥同一班妇女自回后面去了。搬出果菜，大家吃了一回酒。将所得的野味大家均分了，将射死的狐精独让与晁大舍收下。各将辞谢回家。

晁大舍送客回来，刚刚跨进大门，恍似被人劈面一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只道是日间劳碌，也就上床睡了。谁知此夜睡后，没兴头的事日渐生来，且听下回接说。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血气方刚莫恃强，精神惟恐暗消亡。

再兼残忍伤生类，总有卢医少药方。

却说晁大舍从晚间送客回来，面上觉得被人重重打了一个巴掌一般，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头发根根直竖，觉得身子甚不爽快。勉强支持了一会，将那分的几只难免并那个射死的死狐交付家人收了，随即进到珍哥房内。没情没绪，垂了头坐在椅上。

那珍哥狂荡了一日回来，正要数东瓜、道茄子，讲说打围的故事，那大舍没投仰仗的，不大做声，珍哥也就没趣了许多，问道：“你回来路上欢欢喜喜的，你如何便恼巴巴起来？你一定又与禹明吾烦恼了？”晁大舍也不答应，只摇了摇头。珍哥又道：“你实是为何？你的脸都焦黄土褐色的，多因路上冒了风寒。我叫人做些酸辣汤，你吃他两碗，热炕上发身汗出，情管就好了。”晁大舍说道：“你叫丫头暖壶热酒来，我吃两大钟，看他怎的。”丫头拿了四碟下酒的小菜，暖了一大壶极热的酒，两只银镶雕漆劝杯，两双牙箸，摆在卧房桌上。晁大舍与珍哥没一些兴头，淡淡的吃了几大杯，也就罢了。一面叫丫头扫了炕，铺了被褥，晁大舍与珍哥也都上炕睡了。

睡去，梦中常常惊醒，口中不住呻吟。睡到二更，身上火热起来，说口苦，叫头疼，又不住的说谵语。珍哥慌了手脚，叫丫头点起灯，生了火，叫起养娘，都来看侍。一面差人敲计氏的门，请计氏来看望。

那计氏两三日前提有人说道：“……与珍哥做戎衣，买鞮带，要同去庄上打围，又与一伙狐群狗党的朋友同去。”计氏闻得这话，口中勉强说道：“打围极好！如今年成作乱，有了杨家女将出世，还怕甚么流贼也先？”心内说道：“这些婆娘，听不得风就是雨！一个老婆家，虽是娼妓出身，既从了良，怎么穿了戎衣，跟了一伙汉子打围？这是故意假说，要我生气，我倒没有这许多闲气生来！若是